

胡燕青〈鈴聲〉

從小到大，我們都活在鈴聲之中。

小時候，我們聽得見的鐘聲鈴聲都很單調，幾乎總是長長的一串、沒有變化的電鐘——清楚響亮，緊張而喧囂，尖刻卻呆滯，舉凡鬧鐘響、電話叫，小息之後藉以鎮壓大吵大鬧的孩子，火警瞬間用來喚醒睡得香甜的居民，甚至啟碇開車，放映散場……這些鈴聲，無不如廣東人所說的「聲大夾惡」，絕不留下耽誤的空間、轉圜的餘地。

這樣的鈴聲把我從小學領到大學。1985 年秋天，再領我來到我工作的浸會學院——今天的浸會大學。那時候，浸大仍會「打鐘」，鈴聲就是這長長的凜冽的一串，和我小學、中學時代的鈴聲一模一樣。老師們坐在教員休息室吃個小小的蛋撻，就拿起教材往教室走。老師進入教室時，年輕人都已經坐好了。不知何時開始，鈴聲沒有了，八時十分的課，進化（或退化）變成令學生咬牙切齒的「八半堂」。

大學的鈴聲消失了，中小學的上課鈴和下課鐘，則變成柔和悅耳的敲擊樂，像越來越少的雪糕車在馬路邊呼喚孩子，像此情不再的天星碼頭每十五分鐘向行人說話，像傳統遊樂場裏的旋轉木馬在模擬人生，像幽遠文雅的「古代」低下頭來與粗鄙直接的「今日」交談。茶樓裏的婉轉鳴鐘把陳先生領到三號線，領證處的重複音樂把李小姐送到四號窗，睡床邊鬧鐘的金屬小曲不厭其煩地把張同學推到更深的夢裏去。惟獨遇上大火或困在升降機的時候，我們的老舊鈴聲依然冷冷地大叫，希望帶來一些焦急反應：「啊，甚麼事？」將醒未醒的人總還能夠平靜地回應：「會有甚麼事，又誤鳴了。」

鈴聲變化最大者，莫如電話的叫喚。余光中在〈催魂鈴〉說電話線「天網恢恢」，其靜止也，登堂入室；其行動也，咄咄逼人；其鳴音也，則「格凜凜」且「不絕於耳」，使人聞之而急於逃跑。張愛玲筆下的電話鈴聲，基本上是同一種響聲，卻叫人心酸：「隔壁人家的電話鈴遠遠地在響，在寂靜中，就像在耳邊：『噶兒鈴……鈴！……噶兒鈴……鈴！』一遍又一遍，不知怎麼老是沒人接。就像有千言萬語要說說不出，焦急、懇求、迫切的戲劇。」處於大城市擠擁的文明裏，光中先生嚮往的是安靜與舒徐，愛玲小姐追求的是體貼的知音。開發電話新鈴響的人，不知是否因為聽見光中先生喜歡蟋蟀，電話的金屬高頻一度變成了電子蚰蚰兒在唱歌，不知是否因為曉得愛玲小姐的寂寞，電子蚰蚰兒又變成各種可愛的小調；如果千篇幾律的品牌小調聽厭了，又可以隨心所欲地變成「嫵嫵，B仔搵你呀，聽電話啦！」或「好開心呀，我考到車牌啦」等等私人語音。一次在教會參加星期日崇拜，會眾中就有人聲大叫：「喂喂，聽電話啦！」一連叫了好多次，越叫越大聲。

有點聲音遠好，有些電話只會打激靈，不僧叫。是以恐怖的橋段不停發生。你站在車廂裏，本來與身邊的幾十人一樣，平平安安，歡歡喜喜。突然右邊的美女尖聲大罵：「終於 call 我啦咩？死咗去邊呀？」免提耳機掛在那張不知是歡喜還是生氣的臉蛋旁邊，連接著那邊的整個聽

覺世界；你在這邊，竟也同時給罵了。

在鈴聲只有一種的時代，我們總能以處境辨別鈴聲的感情。現在，氣若游絲的人做歌星，口齒不清的人做司儀，用右手胡亂捏住筷子的人主持飲食節目，書法污染眼睛的人做作家不停地簽名。鈴聲當然也「大條道理」地混亂不堪。一切的人和事情上，似乎都失去了依據。